重刻遜志齋集序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手其書不能釋去夫士先生通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来今準

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續斯道於
無極嗟乎斯豈謾言哉乃令考其時去
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奮然起
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為遜
志先生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篤
論誠有寘契神解於其間而遠謨石畫
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憂
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
以来所未見道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
今究觀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始終典
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
言峻激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為
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顧見之剛者跡
其所存立已弘量暴於世而垂教無窮矣
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
赤城見諸山遵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

人介士整襟正色廩廩不可犯而顯氣
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
生嶽降其地寔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
其人為之低徊不去久之已漏矩問長
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眡
其性術大抵彊執耑直砥厲繩檢猶存
先生之風焉郡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
橋顧公為守時刻予取讀焉見其編
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
重剞之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
予乃僭敘次所論以識景行之私云唐
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
同郡人

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督
學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

叙刻遜志齋集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用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而為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黄而細不遺於蚊蚋之微明與日月争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叙所横被者放之四海而皆準也夫其為志專

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其弘毅故膚咫凝厚亦惟仁以為已任者能自得之譬則水之為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窮障防則清歷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羣物成天能人緊有未睹已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頹波必決而之海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令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焉用復贅其詞第為寶斯文者付囑之曰請志之須與實壤俱敝焉可也亦竊附志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叙

明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贊治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司大撰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裡操履經畧寔因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澌盡

國朝受天明命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為已任以振作綱常為已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為已事以輔君德起民瘼

為已業養枯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
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来不問賢不肖皆
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為郡寧
海人舊有刻在郡久而朽弊
督學中方范公謂
吳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
生宜公分地也昌相與以新之秋九月
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叙之
夫寧海自天姥迤逦而東上根靈遠扶輿
清淑之氣已萃於卧龍諸山而桐栢蓋蒼
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瀚海之浩渺三面
八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且先生自童稚
時即歷齊魯之墟登周孔之廟慨然有意
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豈襲取者哉有伊
尹畢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柳齊之死
有緹索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
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絶學之功
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

生之文其有裨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
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
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
宗廟勤為一代之言以澤
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
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
子理學如濂溪周子兩程子叙事如司馬
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
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
末學不及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

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遜志齋集序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入雖有強梗自撓亦安焉委靡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修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

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人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鴟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戕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青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盖天下之學耳彼郭宗王導之徒眉眉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況聞前朝之故習竊成說爲文辭雜老佛爲博學志氣汪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

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宗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真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

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遜志齋集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強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大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功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

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
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
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敝愈甚於乎
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
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甫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
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
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
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
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
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
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
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
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自不力也紳
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有與聞焉故特著
其說於文稿之首

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正學先生小像

蜀王賜方教授像贊

綠鬢紅顏金精玉粹聘束帛於山林旛綸言於
殿陛身遊乎蓬島方壺之間道泝乎伊洛洙泗
之濵潛溪之後學名聞九重玄英之雲孫華閒
奕世是所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太平謝鐸

又贊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巷實聞而知愚菴
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泝伊洛如醪在甕
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絶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
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歉然

銘盤書紳維誡惓惓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
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
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
作者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貴巖黃文敎公倫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集中諸論舊多遺闕近時丘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粹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于氏及正韻

王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

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璉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官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赤城集亦載爲先生詩懷麓堂詩話惟云未考識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蔣伯孚字說蔣氏異瓜辨贈雷峯樵叟送平亓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溪漁子大笑生等傳關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關王廟碑又載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送李參政王文烱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神道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四川志皆補入

一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粹巾山晨望及閒居詩舊傳民間併見吳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慥慥齋記雖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黃文獻公集內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乃先生友人鄭栢門人王稌也决知非先生筆故去之與木綿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磵谷作而郡本去之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刪去又如覈咎閔知靜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竢知者

一附録原止録　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今以傳狀祠記及吊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也若愚菴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焉

遜志齋集目録

卷之一　雜著

勿儀雜箴二十首
雜誡三十八章
四憂箴
克畏箴
毀譽箴
家人箴十五首
九箴
宗儀九首
雜銘
學箴九首
箴四首
勵志箴
擇交箴
四箴
慎齋箴

卷之二　雜著
釋統三首
深慮論十首
卷之三　雜著
君學二首
君職
官政
成化
正俗
正服
後正統論駁附
君量
治要
民政
明教
重爵禄
卷之四　雜著
周官二首
西伯伐崇
畢命
讀三墳
讀汲冢周書
讀三畧
讀曾子
讀孫子
讀慎子
周禮辨疑四首
武王誅紂
檀弓
讀夏小正
讀司馬法
讀子華子
讀荀子
讀吕子
讀公孫龍子

讀尹文子
讀尉繚子
讀呂氏春秋
讀風俗通義
讀荀悅申監
讀博物志
讀朱子感興詩
讀陳同甫上宋孝宗四書
卷之五　雜著
東齊　有子
鄭靈公二首　樂毅
婁敬　霍光
黃霸　漢章帝
竇武　馬融
許劭　諸葛孔明
鄧艾　豫讓
曹參　條侯傳
丙吉　東漢
嚴光　崔寔
趙苞　華歆
讀邵析子
讀戰國策
讀法言
讀鹽鐵論
讀崔豹古今注
讀聱隅子

龐統
晉二首
殷浩
王彪之
魏孝文
蕭懿
沈約
周齊之事
蘇威
唐高祖
諸葛誕
司馬孚
郭巨
梁武帝
崔浩
甄琛
柔粲
隋文帝
唐
唐文宗
張九齡
唐莊宗
郭子儀
卷之六 雜著
毀譽
閔俗
啓惑
越巫
明辨
指喻
越車
鄉原
斥妄
言命
吳士
學辨
溪喻
公子對

蚊對
鬯原
策問十二首
卷之七　雜著
靈芝甘露論
凝命神寶頌
慎獨齋銘
喜友堂銘
慎思堂銘
双桂軒銘
林泉讀書齋銘
扇銘
試筆說
習菴說
鄭叔度字說
戴樂和之字說
東野翁字說
黃仲晦字說
蔣伯孚字說
卷之八　雜著
鼻對
雜問
郊祀頌
省躬殿銘
謹節堂銘
友于堂銘
寧野軒銘
五雲山房銘
研銘
王待制私謚議
畏說
王温子栗字說
王氏兄弟字說
傅氏字說
王子文字解
劉士安字說
蔣氏異氏辨

考祥文
誚伯牙文
籲天文
里社祈晴文
覈咎賦
憫知賦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文會疏
卷之九　表箋啓
代董學士謝表
謝太史公書
與蘇先生書二首
與朱伯清長史書
與王先生書
與潘擇可先生書
與士修書二首
荅陳元采
荅上清張真人
卷之十　書
與采芩先生書一首
上胡先生書二首
上范先生書
寄徐教授先生書
與葉夷仲先生書
荅林公輔書
寄士修修德書
與王修德書八首
與訥齋先生書

答鄭仲辨書二首
答劉養浩書二首
與邵真齋書九首
卷之十一　書
復鄭好義書三首
與趙伯欽書三首
答張廷璧書
與黃希范書
答劉子傳書
與王微仲書
與鄭叔度書八首
答王仲揩書五首
與童伯禮書
答王氏交幣書
與友人論井田書
答閻鄉葉教諭書
答許廷慎書
奉俞大有先生書
答林之山書
答王秀才書
與俞教諭書
答俞景文書
與友人書
答林嘉猷書
與楼希仁書
與陳用中書
與舒君書
答胡懷秀才書
答錢羅二秀才書
答俞敬德書二首
答俞子嚴書二首
答金景文書
與陳敬齋書
與盧編脩書
與郭士淵書
與錢克温
卷之十二　序

周禮考次目録序
篆書考正辨僞序
蜀鑑序
自警編序
宗忠簡公奏疏序
蒲鞭詩序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華川集後序
觀樂生詩集序
鄭貞孝先生文集序
武王戒書序
基命録序
蜀漢本末序
仕學規範序
壽親養老新書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先太守文集後序
蘇太史文集序
張彥輝文集序
劉氏詩序
時習齋詩集序
非非子暨書序
丙子京闈小録後序
白鹿子文集序
癸酉應天府小録序
巳卯京闈小録後序

卷之十三　序

宋氏世譜序
謝氏族譜序
童氏族譜序
葛氏族譜序
范氏族譜序
徐氏譜序
吳氏宗譜序
樓氏宗譜序
丁氏復姓序
族譜序
方氏譜序
溪上會飲詩序

溪亭聯句序
迎養詩序
義門詩序
御賜方指揮明謙五花名馬詩序
衛氏紫薇詩序
雷峯樵隱序
望雲詩序
張氏思親圖詩序
趙彦殊字序
鄭允充字序
黃仲儀仲顏字序
卷之十四　序
贈林公輔序
贈鄭顯則序
贈履素序
贈郭士淵序
贈王生序
贈王僉事序
送徐思勉僉事詩序
送朱伴讀序
送祝彦芳致仕序
送劉侯序
贈黃叔暘主簿序
送平元亮序
送盧尚毅序
送石永常僉事序
贈王仲播序
贈趙教諭序
送湯僉事序
送葉知縣還任序
送李宗魯序
贈金溪吳仲實序
送龔彦佐員外序

贈劉君序
送樓士連謁選序
送周宗傳省親序
送危泰生序
送金文舉歸省序
贈盧信道序
贈林士恭序
贈王時中序
送李生序
送王文問序
送宣尉楊鏗詩序
送解元振還廬陵序
送趙孝先從軍詩序
送麥君入太學序
送梁宏還廣東序
送周景琰入試序
贈劉文仲序
贈邵真齋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浮圖景曄序

卷之十五 記

艾菴記
益齋記
學士亭記
宋氏爲善堂記
暢亭記
希董堂記
借竹軒記
緑疇軒記
時敬菴記
慈竹軒記
企高軒記
息耕亭記
艤航軒記
巾山草堂記
藏喆軒記
草心堂記

茹茶齋記
卷之十六　記
傳經齋記
樂壽堂記
味菜軒記
南齋記
默菴記
石鏡精舍記
遊清泉山記
藏用齋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集義齋記
適意齋記
貧樂窩記
問月樓記
存養齋記
懶齋記
靜齋記
餘慶堂記
思孝堂記
求古齋記
臥雲樓記
蘧窩記
養素齋記二首
復齋記
存耕軒記
觀海樓記
菊趣軒記
仙溪霞隱記
思親堂記
壽善堂記
心遠軒記
任重齋記
守素齋記
遺安堂記
娛靜樓記
貯清軒記

卷之十七　記
柳氏譜記
宜隱軒記
直內齋記
尚志齋記
省菴記
學孔齋記
御史府記
蘿月山房記
後樂齋記
龜巖隱居記
默山精舍記
君子齋記
尚友齋記
御賜訓辭記
身脩思永堂記
春風和氣堂記
後樂堂記
孝思堂記
全樂齋記
種學齋記
尊聞齋記
來鷗亭記
默齋記
孝友菴記
梅所記
卷之十八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題神異經
好古齋記
訥齋記
棠溪書舍記
讀書齋記
見山堂詩
望雲堂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題受禪碑後

題右軍遊目帖
題蕭翼賺蘭亭圖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題韓幹馬圖
題顏魯公放生池石刻
題宋孝宗橙花詩後
題朱子手帖
題靈隱寺碑
題元諸儒帖
題賜宋懌顏魯公多寶塔碑
題賜王訓導詩後
題醫說後
題觀鵝圖
書蘭亭墨本後
題米氏山水圖
書黃鶴樓卷後
題子昂千字文帖
題桐廬孫先生墓文
題太史公手帖
題太素子墓銘
題濟寧張氏墓碣後
跋劉府君墓碣後
題溪漁子傳
題鄭叔致字辭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題仲珩草書自作詩
題王氏述訓後
題黃東谷詩後
題揚先生墓銘
題礲磳子墓碣
題韓復陽墓銘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
題陳節婦傳
題宋舍人篆書
題周氏文後
題養浩製本朝鐃歌
書夷山稿序後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贈樓君詩卷題辭
題聽琴軒記後
題來鷗亭詩後
題劉氏家藏誥命
題李質夫字序後

卷之十九　贊

春秋諸君子贊
三賢贊
云敞贊
蜀三守贊
尚友五贊
楊喬贊
書學齋佔畢後
題積善堂記後
題許士脩詩集後
題湯氏家藏賜芻記
田疇贊
孔璋贊
蕭僕贊
李太白贊
來安臥雪圖贊
杜士賢贊
南稜王先生贊
御書贊
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楊先生像贊
王仲撝像贊
朱方中像序贊
劉廷脩先生像贊
吳學士像贊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空同外史贊
宋仲珩像贊
鄭仲釋像贊
葉友直像贊
南齋像贊

葉用宣贊
劉養浩像贊
澹如居士贊
友鹿翁像贊
黃氏三壽圖贊
張文敏像贊
老人星贊二首
白鹿洞規贊
畫梅贊
樛木圖贊
王中夫先生像贊
陳希古像贊
王蘊德像贊
俞博士像贊
杜推官贊
姚貞婦贊
赤壁圖贊
歸田圖贊
馬圖贊

祭太史公八首
祭胡仲申先生
祭戴先生
祭鄭仲舒太常
祭葉夷仲主事
祭許士脩
祭王博士
祭趙希顏
祭外舅鄭公
祭太史公遷葬文
重告胡先生墓
祭王文節公
祭吳樸菴先生
祭鄒博士
祭童伯禮
祭從兄希聲

東陽葛府君誄
鄭生祐哀辭
卷之二十一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象山王府君行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觀樂生傳
詹鬲傳
張孟兼傳
茉根居士傳
鄭府君哀辭
吳氏二賢毋哀辭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孫伯融傳
王進德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芒芴公傳
友鹿翁傳
大笑生傳
魏節婦傳
二賢婦傳
卷之二十二 碑 表 誌
溪漁子傳
童賢母傳
關王廟碑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越國公新廟碑
梅長者祠堂碑
信國公神道碑銘
宋處士碑陰銘
俞先生墓表
林君墓表
盧處士墓表
楊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表
陳先生墓碣

侍讀唐君墓誌銘
吳處士墓表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王君國祥墓碣
仙居張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宋仲珪墓誌銘
宋子畏壙誌
駙馬都尉郭公壙誌
曹處士墓碣銘
鄭處士墓石表辭
參議鄭公墓表
鄭處士墓碣銘
許士倫墓銘
陳仲昭墓銘
曹府君墓誌銘
宋仲珩壙誌
郭君壙誌
處士鄭公壙誌
棲君墓銘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金君妻董氏墓銘
鄭君妻洪氏墓銘
嚴夫人鄭氏墓銘
楊夫人墓誌銘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卷之二十三　古詩

蜀府敬慎齋
讀書齋
蜀王賜宴浣花草堂感恩懷古
蜀王賜讀基命録詩依韻奉謝
齋殿觀書賜文嘉勞奉謝
次淵明詩韻謝蜀王

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命述事
陪蜀府諸公宴集
遇夏教諭次韻
閒居感懷十七首
次仲縉感懷韻十首
追次朱子春懷韻
舟中呈同召諸君
上巳約友登南樓
次登南樓韻二首
送鄭叔貞之成都
再送鄭叔貞之成都
偶爾遣意
送謝生因寄岐陽公
宿獨架橋閣上
過滻陽
過寧陵縣學
葺書齋舊門扇
感橙樹
栽栢
新栢爲瓠蔓所纏
修德汝器嘉猷至二首
次鄭好義見貽韻五首
在石鏡次家兄會飲韻　題山水
楊柳渡
宿夾江寺
二虫吟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追次文公歲暮韻二首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韻
石鏡會集諸公
再次石鏡會集韻二首
病眼喜郡守見過
題信經歷尉帛圖
奉懷太史公用畫字
鄰父携酒相飲

二禽味
題童賢母卷後
宋五公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雜詩四首
再和并簡林嘉猷
家兄寄中秋詩分韻以答
寄好義
巾山晨望東錢克溫
次張南軒韻送董公
靜妙軒
訊瘧
初冬雨中獨坐
次韻贈國亮經歷
脩德以詩寄次韻
次蜀王韻送一宗和尚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閒居偶題
勉學詩二十四首
卷之二十四 律詩 絶句
蜀王賜酒賸奉謝
憧關
題嚴子陵
吊李白
題李白對月飲圖
錢氏家山圖
江山萬里圖
失視嘆
歌風臺
准陰
赤壁
題李白觀瀑布圖
徽宗花鳥圖
題南屏對雪圖
題王叔明墨竹
扇

紅酒歌
蕨箕行
遊峨眉山
滄洲趣爲趙孝禮題
蜀道易
次河南府梅花堂韻
愛日堂
和東坡喜雨韻
次鄭好義紀夢韻
送劉士端歸括蒼
食羊虎肉
海米行
題萬間堂
許氏龜巖行
爲王泉山人題
東河值雪
寄貧
渡淮寄宗文先輩
寄脩德
題許節婦傳
寫懷
懿文太子輓詩十章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應召道上有作三首
送盧信道點兵
題曲徑
歲暮寄脩德二首
次韻答錢文學二首
寄童伯禮二首
代菊荅
聞鴈
大行皇帝輓詩
病中述懷二首
題萬間室
次韻寄好義四首
別宜隱友兄五首
題畫二首
催菊
過北山翁

送鄭履順二首
謝羣公送別
春和五首
二十九日二首
童景純來三首
哭吳樗菴先生五十韻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從蜀王登萬歲山 宿峯頂次濟定韻
登歸雲寺閣 木皮嶺
山中對景書懷 宿新津寶花寺
峨眉縣晓發次韻
道中遇盧先生
寄蘇平仲先生四首
遣病十首
贈鮑民瞻
送吳主簿
次兄調弟希政韻二首
輓徐節婦
次韻留別陳季明
虎圖
題曹娥江
病中除夕四首
牧牛圖
書事
試院偶題三首
次韻贈方圓巖山人
贈韓敏道赴召
枯木圖寄士修
題山水二首
竹月圖送人歸省
題畫
奉試靈芝甘露論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次韻謝蜀王六首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謝蜀王賜果十首
遠違闕庭二首
入山後次韻述事言懷十首
次韻寫懷會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
感舊九首
中秋對月二首
蜀相像
二喬觀書
鄭義門
無題三首
遊峨眉山十首
別母舅哭外舅鄭公
題漢中三寺佛
買臣妻墓
王節婦
彭山道中
夜度桑洲驛
喜盧原質中採花郎
談詩五首
道者扇
題山水
見梅
竹
斑竹圖
題納
閒燕
客至
送龔給事歸省二首
覽陳先生和諸詩戲題
題山水隱者
修德惠枯木圖次韻
畫梅
題東坡畫竹
墨菊二首
馬
百雀圖

義之籠鵝圖
鸚鵡
附録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東方希直二首
蜀王讀基命録
送方生還天台詩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
跋太史公送希直詩後三首
荷花渚禽
立春偶題二首
古詩贈希直
答希直
聞希直自京還
正學齋記
上侯城先生書二首
方先生小傳
成都府祠堂記
過侯城里有感
謁正學祠堂
方希學傳
染説
送希直遊金華
送希直應聘赴京
寄方正學内翰
答方希直先生書
與童景庸書
正學先生事狀
祭文貞公文
謁侯城里有感三首
愚菴先生墓文

遜志齋集目録終
方孝友詩
刻正學文集序
書重刻遜志齋後
二烈女傳
刻遜志齋集後序二首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趨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

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爲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于左右以攻已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韭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欹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定之比也如恒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而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驟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理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寤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舒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

勿佻以輕遠耻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戍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狥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絶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啻厭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兄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蠆養氣之門

輿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忘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羞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衆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屨

孰爲險履非義孰爲曳行必思敬于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玄德著于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

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群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爲虛器

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

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已治亂興衰必知其由進退
語默必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爲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廢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鑒戒汝福
將大於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憂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
可以致福

衾

已之温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難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恒省已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褵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窶貧名之惡斯爲

小人致飾於外而不思自新柰何乎此民

頮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于色噫視心如視面以新厥德

戶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已爲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闢兮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啓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啓之啓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

勿自掩閼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已而察已有甚怒忍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僨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爲善事者子孫
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
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爲清門悖做所出是爲禍門貨財所出
是爲幸門仁賢所出是爲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
足以知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
謂也

釜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養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
享飲節已以裕衆是爲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爲民賊
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已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已而利人者衆之所戴

酒卮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
洽親和衆恒於斯造禍興敗恒於斯懲其惡以趨善
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泰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
泊者無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厓物無厭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
類也吾爲汝懼之

食案

爲善終世一眚而蹶務德如山一言而殘忿不可長
惡不可滋匕箸之頃忿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董棻而生於甘美禍不起於干戈而起於
言語敬慎汝口鑒于前軌

斗斛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爲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
不思其臧忽其大而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土廣粟多罷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貧爲患出納

平均將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爲體平以爲則隨物賦形爲民作極皇王攸謹
尚其無私百爾秉心或鑒于茲

尺度

尋丈之繆實始毫氂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爲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
先人而後已者安適已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
戒無以道大而不爲

扇

後其私毋俾人尤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謹無悔恐無憂讒無厚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即乎燠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
乎中者爲身之殃噫嘻欲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
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即之則能温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侮

七節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諼

五鼎之饋爲惠不成乾餱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節而騎士將敗汝名

帚

地之[illegible]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illegible]有

厓

大厦不傾匪一厓之積黎庶廢之安乃衆賢之力

浴器

洗滌邪慮以啓新知勿安於汙濁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衆欲汙之吁可

鄙形之汙濯之則已心之汙百行皆毀名之汙萬世之恥水既潔然後可以滌身已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旱爲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

說惑聖真是猶見一豕之濟而以舟楫爲可棄夫安得爲智邪

鏡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灾

耒耜

勞思善敏豐財
安厥置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箭

勞則息毋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役智智役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
人將汝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駑猶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邪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衆材得職乃不憒

衆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轅腐輻乘者殃

雜誡

人孰爲重身爲重身孰爲大學爲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喪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于心見于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爲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爲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

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掇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貴富爲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商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惑也

右第四章

爲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遵之則爲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爲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爲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爲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已及物而仕

樂也適已而棄民耻也與其貴而耻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冶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黨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矣由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爲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爲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後制之謂督秦漢之治其督也與不師古而督之師孰謂之非督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

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衆志一家合爲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不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甘美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荒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黎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僞爲之非誠也惑異教已異實福者非僞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祔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

今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誕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頟頟然循循者善之徒頟頟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黃金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已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蠍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乎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蔑乎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一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于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忤于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爲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爲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懈者爲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爲吾用奚必盡出於已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爲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 有序

昔之爲學者經無恒說師無恒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爲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槩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卑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急於有聞嗟爾奚爲以[illegible]目累名也[illegible]懷顏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爲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爲學所以行道通則爲汙介則爲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已雖殊違道則同夷群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搦余茲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爲榮苟爲所移

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爲陵爲淵勿以其微殆曰可受微之不察大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目私睨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丁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爲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呵前古摭其遺矢學匪疑不明而疑惡乎鑿疑而能辨斯爲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在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以人洞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爲至人不汝甚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奈頑不思貴已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已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革何因爲學不難

知要爲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爲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爲弓強之不從俾鼎人爲瓦迫之不可工守其業猶不以利移舍古狥今可以士爲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爲外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夫豈山人不求合於世斯爲天民

慎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噫存心如事天爲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贊日知其爲明不知其質日不可邇道非日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微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隆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illegible]若不足以底于成

四憂箴 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徙過不能改則引以爲已憂今人之質不足幾聖人也決矣而未見有以四者爲憂者其卒歸於愚也

奚恠焉余懼爲愚之歸也箴其關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已已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爲譬諸飲食必飽爲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恒以爲憂一事之成一行之蹈豈云匪德實乎彌邵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曰伊曰周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爲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爲能盈無爲足聖之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賢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豈必講學以辨是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騖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憂已之不逮後則無憂

從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颺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否進退怯於爲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義謂吾不能義

從聖猶憂之汝不憂乎恐自絕於善而甘爲小倚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既出事曰既往懲創不嚴其惡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謹自茲顏子不貳爲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憂顏樂可致

自有序

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大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鮭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勗

口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險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儁將以

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寘合乎大中惟冀
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惴惴汝則安安相彼君子
如嶽如河小人輕僄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
不死于機卒殘于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
以鎮于家邦

食

民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
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
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
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
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
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于斯言
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厭德沛如彼闇之思
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
跖起雞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
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于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梏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肆以狂詭隨爲柔狠虐爲剛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斲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廼奮而悲亟改前轍遏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蟊賊若戡姦兇皷勇直前不留寸蹤抉彼陰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孤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嚚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操存稍怠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一念之微鬼神降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若巇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穽衽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粗或龐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

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
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覿厥由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
昔在堯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
惟群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玄聖以
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
方於郭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
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閑于事而本則遺惟昔
炎宋天擴其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
于莠用爲飲食作爲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
夏屋既搆既除曾是弗居困踣路衢慨懷古昔慚愧

交如閔予微陋屢亶顓魯父師之訓纘引先緒昭哉
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
後生秩秩嘉謨渢渢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歛之
毫芒散周八紘予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瞀于華罔臻
厥奧持循不武過慝莫告惟怠荒之懷是用不得其
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屆童也植
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叢于蠆在昔多士卓爾
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諸葛挺英皆夙
造乎道爲世準程予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
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

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爲幹敬以爲植義以爲路禮以爲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弧勁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劭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陟遐于邇群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間徵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爲物所動也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圮人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圮爲愚基惡爲禍階內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爲己聞人之言審己而已是也吾師否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爲無知之人中怯不足以人之言爲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備負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捷而趨諂諂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默而方
閭閭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
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
毒則在後與君子朋螫舌逆情始爲難堪輔爾于成
有妄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訐求其所爲
汗穢莫測是爲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
直爲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尼不回不凶
惟道是諧無求人合而合于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 有序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
嘗之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爲難豈小者固難而
大者反易哉蓋骨月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
莫舉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
其難猶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
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
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爲國與天下者無有
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
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
戒之義因爲箴以攻已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絶爲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凉
僥倖高位秪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
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脩已而已未至聖賢
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
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
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
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
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
不勉

絶私

厚已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已亦匪其宜太公之道
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
踈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
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
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横於道爲順順足致和
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

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于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慍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耄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閤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

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友謂非是
家國之亡匪天促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汗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
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
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
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
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不必得而有
之不足恃也舍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
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
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
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
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
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

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呂是以古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讎人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顧臣何能有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爲懋德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于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弗敬是慢天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祗慎小心事無鉅細罔有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俯仰無怍純乎天德與聖爲徒保國撫民可不敬夫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爲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叙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脩身孰爲之綱在敬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爲無怠精思篤行大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爲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況茲有國神民是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溫顏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

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禮不由君親既安心乃無憂
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萬世是效儲王膺哲
尚其睟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爲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
攻乎文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爲師
窮理正心固守勇爲法舜盡孝視民如傷
文王是效簡冊所陳善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聖
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疲倦空言漢之賢王東平
稱最篤行爲善垂範百世魏有陳思徒事文章德業無
傳識者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監幸成憲永康邦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蔽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
天軌不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顱方趾共本異形
苟挾厥初皆若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衆一夫失所
如抱疾痛爌念民寒飽思民飢已享安逸恐民之疲
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災厄衆庶樂業
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
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壁豈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
下建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
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衆志咸一綱紀相維
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析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
賢哲知本檢身克已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
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
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已厚人、
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攸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耇
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尚朴懲奢
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筯玉杯賢臣所憂
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爲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于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間
烏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尚戒慢遊
日昃不遑西伯與周古有格言燕安鴆毒汲汲爲善
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
目視簡編心惟奧旨匪賢弗親匪善弗履造次無失
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

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于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已慮不及人寧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 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爲貴里人王君仲臧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爲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爲德符行爲德機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爲詭誕以啓厲階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

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敬慎無愆勗哉君子

宗儀九首 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盖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脩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噉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

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
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
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
侯五大夫三士一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
者田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
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
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
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
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
始致誠敬於其先廬井之謡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
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
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獸之民知有其身而
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瘝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
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
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
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
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
之人爲瘝瘥禽獸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
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祠族人各以
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

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illegible]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多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群哭之群祭之群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

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于閨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趙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徒爲竜肅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

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岡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畧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歛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

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礎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畛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猶爲皆受命于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

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
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恐自相戕刺而不顧
乎何恐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不合乎一而
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餘復置田
廬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
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
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
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俾
以相族人之凡後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
疾其藥物於祠助之贏取之有餘則者時增益之
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
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
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賑其主不祠富
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
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
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
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

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踈踈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踈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

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衛舉爵飲醮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詣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黃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群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諸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整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

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群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詬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尊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奠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咲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

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於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灸刳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胷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夢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惟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大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

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其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加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徃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搖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

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垢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王羲之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宜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扳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修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

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謄口頰揣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

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群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

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入制產二賦典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運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上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

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喪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

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闇閫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日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

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

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胤羞以爲祖不亦惑哉
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
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
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産則不踰于中家
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
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
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
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
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
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
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
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
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徽宗庸族者
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捴於其先人皆異之故
不求其倫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
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
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
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奠不送主不入
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
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

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敗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壟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猶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

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
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
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
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金帛救粟盈溢廩廥不足恃也惟有餘
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
修于身而不懈者半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
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
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畧高世而拔
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
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
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
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
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
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
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
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
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
而睦婣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
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于鄉矜寒恤飢周人

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徹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爲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已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

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

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濬之

黃巖縣學生孫[illegible]　牟汝鈞　校對

孫[illegible]　二終